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王臨川先生全集錄目次

記 原第八十二卷

度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記 原第八十三卷

鄞縣經遊記
慈溪縣學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揚州新園亭記
撫州符祥觀三清殿記

序 原第八十四卷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送陳升之序
祭文 原第八十五卷
祭范潁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文 原第八十六卷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神道碑 原第八十八卷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墓碑 原第八十九卷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行狀墓表 原第九十卷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處士征君墓表

終

記原第八十二卷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戸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

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

坐而得矣此葢吕君之志也

談及理財直搔著癢處議論宏大顧盼偉如較晁家令倍為入理此雖遇主如漢文猶不能不爲之傾倒而況宋神乎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

即前事立新城案

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論本詩叙）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轉）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一臣

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鎭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記一城而揚厲余公君臣最得大體

半山毎有此遠想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淵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

又是一遠想

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佳處固在感觸即小以見大而行文洵洗潔精鍊若江漢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得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孶府之鈌。考監軍之室。立司理

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廻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廼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

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裒斂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謷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詳整似班

鄞縣經游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鑿以望海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从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峰行十里許復具舟以

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簡而備河東記柳州山水無以尚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

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

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

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荊猨大帽子話凡記學皆可施後方切慈谿欲學者教者之久

於其道甚典則然較韓柳廟碑則瞠乎後矣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

寺廟被四海未必皆浮屠之材而此較感慨文情特妙

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淸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鎭鄭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軏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軏作亭曰隷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

容 俎〇豆

講軍寔

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才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宋公 寳元中宋庠叅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論不合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出之乃以庠知揚州

莑柳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牕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常與予游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

簡法結感慨蘊藉可思而不可言

周監二代故法度之詳美如此

序　原第八十四卷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

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廸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莊重古茂氣體頗倣班孟堅

儲在文曰體莊而度遠直得詩書之神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亾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

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抑損處得體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亾遺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兹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眞名貴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是學杜甫諸詩小敘短篇然甫也拙安石無敵

巧翻自韓柳門戶出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僊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淸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址豪傑之望歸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遯遊於

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寫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恆谿亦復鑱刻

送陳興之序

詳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皐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皐。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

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説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以避嫌相感慨愈婉愈峭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賍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君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猶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短而悍起結最着意盡鍊字法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蒸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

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嫉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宋人相業只趨廉介一邊所以有守有讓之人多而敢作敢爲之人少煦煦孑孑介甫此時已有蔑視韓范富諸公意在

宋諸君子廉
節自好文正
實開之

祭范潁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指呂夷簡）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謂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舊每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

喜戎孼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旣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耉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堙於溪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亾邦國之憂矧

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問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以贊醪羞

直可作范公墓銘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犢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倖年心頹如翁俛仰悲歎超然一世皓髮黧鹹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青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短章耳已極盡交游之情

一大議論愈寬慰愈悲憤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忍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佛理

刻意峻削矯潔哀宕此子固所以心傾也

提綱下文章
仕宦正見公
所以悲之實

祭文　原第八十六卷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

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轉）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總）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文入聖之筆

神道碑 原第八十八卷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衡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眞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

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
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
巳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
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
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
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
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
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
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

結上引下

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況今哉卽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

巳而與其甥亾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

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他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旣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

以至於老於篆籒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承將作監主簿世奕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穎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羣奉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遺世不治亦有潛德聯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

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　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於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時此銘詩爲告新阡

備考　岐公陳執中

綱目詳整筆力斬截可以馭煩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敎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覍等以侍墓焚覍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從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材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遷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與於學豪宗大姓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李氏再世恬退宜有味乎其言之也

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彊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潘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

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

法

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一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治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

寔其世德家

寬定實。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厚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雖君之賤。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蓋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

○○○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於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

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贈公碑體稱其家法可以風世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名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

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勑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巒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熾天子出大臣部諸將

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亾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壍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入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陪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祀典所謂以死勤事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濶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討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

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
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衞。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
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
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産。
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
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
男子。適。邈。廸。适。邁。適。嘗從余游。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
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
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

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官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諭其鄉里

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瘝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若孫君者可謂賢勞之臣矣升樓去階淬厲 克畏

行狀（原第九十卷）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眞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太宗末年）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幷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强。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眞宗卽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鎭戎軍。當是時繼遷虐

繼遷遂強德明遂弱兩句照應已上為此狀之綱法度神采筆筆

孚長氏

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内附（撫羌以剪其羽翼）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狠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失著可惜）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内徙（又勁）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總束）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還東上閤門使高

知秦州詳序
羅遵事生色

州刺史再移眞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眞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臧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洴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喚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厮敦爲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厮敦而許以

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奏以爲穎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户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郎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

稍除不附己者。旣貶寇萊公。卽指公爲黨。罷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眞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於位。年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

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唃厮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英宗於兵事尤重慎節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

以奪眞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
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
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
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
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
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倛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
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
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祇候譜三班奉
職諮右班殿直

任曹穆公累世無西顧憂矣然顯允虎臣不以翦西夏而僅堵諸羌此廟筭亟和之失而公亦無能徹彼疆土以告成於王也否則曹穆之勳豈出名穆下耶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眞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毉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邁人至謹雖疾病名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毉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

關抱有情表征君兼及二人亦以此

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亾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太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征君墓表大約從史遷孟鄒列傳等脫化來

卷終

宋王臨川先生全集錄目次

墓誌原第九十一卷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秘閣挍理丁君墓誌銘

墓誌原第九十二卷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墓誌原第九十三卷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墓誌 原第九十四卷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院修撰蕭君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墓誌 原第九十五卷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墓誌 原第九十六卷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墓誌 原第九十七卷

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墓誌 原第九十八卷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墓誌 原第九十九卷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墓誌 原第一百卷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終

墓誌 原第九十一卷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

開端挈二大節龍翔鳳舞奪目改觀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
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
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
之得罪然後已益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
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
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
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
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
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

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宋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氣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

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渦。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

誅殺衆論又

總結斷公之爲人

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臨川墓誌用變格者始佳若歐陽公則無所不可材分所至不可掩也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為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

知越州剡縣蓄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還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

爲不宜夫賊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耀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隮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克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巳矣下此新宮。

茅鹿門曰不苛不縱味之果然然丁君亦幸生於宋耳明法棄城重則僇輕則戍求原情恕罪而復措之衣冠士大夫之列庸可冀乎

墓誌 原第九十二卷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為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故今為南豐人可徙為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卒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還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沂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

彊直二條

之最鈎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
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
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
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
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
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
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
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旣代空一城人遮
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

已上多敘知遇之厚已下歷敘讒忌之端

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他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名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罷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耶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

之還公旣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𠛬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淸遠
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
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
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
乎不幷將西兵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
詔陝西卽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
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
一〇怒而主眷衰矣
斂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効不敢以
官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旣而超果敗淸遠靈武

疏迫一

當時如王欽若輩非盜賊而何公言非峻也然獨入

踵亾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請託殿上爲姦以第昇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八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

主怒猶可回爲大臣所惡而紬自是一紬不復矣嗟乎

臣愈不憚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惡公者因復紬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淸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記十卷。爲臣要記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六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潰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

遭轉至此

通篇只一節

妙

五年擢以博士命來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之某覩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閑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秖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圮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其孫公初泊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於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總論數轉每轉益遒出歐陽碑之上餘似不及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紬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

救是以卒至於敗亾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怨卽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亾者死旣而亾者得有司治之以死

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亾者猶
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
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亾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
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
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
亾歸家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
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
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
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淸河張氏爲淸河縣君子四人台

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輿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精神傾注起一段敘事議論頓挫入神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旰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

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蓄久矣然與祖於仕未嘗苟閒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與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與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如○此○音見○仕○好○甚○知德者也與祖聞之以余之言為然與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與祖三男子蘩蘊皆有文學蘩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懲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稱與祖小仕而不怠忽是極善譽處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眞宗世爲名臣公少以蔭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鎭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眞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

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曄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損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皐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

宵聽歳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亾者獨如皐爲完旣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於學玉山之政旣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旣仕不合即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寳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爲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巳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

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旣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冤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亾治亂至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旣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

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雖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側。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奬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

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以文相推餘皆空言無事實然後人讀之如即其人如誦其文

若繁星麗天獨此有芒寒色正之仰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

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殁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葢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廸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悲惜之至深父雖不及著書而聲施至今誌銘之力也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已。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慰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早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

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閭門之隱一層士之務本者嘗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二層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又一轉斂宕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巳矣無悲

後半眞史漢前半則去史漢遠矣當分別觀之

茅云叙以廣西宦遊本末起矣

茅云本智高未叛之始而能先事而處如此

墓誌 原第九十四卷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遷為荊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為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亾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為南方之患乃遻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

事以諮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諮亦嚴明）蠻夷覘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名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深青偏密）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

茅云又能收智高之殘孽如此

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
無所屬邕州為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
（一詘其言而智高反一用其議而宗旦服相形極生色）
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為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
尚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
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
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為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
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
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尚書祠部郎中致
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

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淘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洞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冀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

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尚三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貢厥壯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厥衡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恩不讓退安一州既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轉評 茅鹿門曰單提一事

序殉節臣當用此大力振起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運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

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却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一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亾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飲食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

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叅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土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

呼康州銘以貽之

絶不矜張而赴義之節烈自見所以爲難

筆力在班馬間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法

東麓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歿於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殲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

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鄜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毆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彎弓劒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廝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敘

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去不爲佞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詣丁卒次闢爲大理寺丞次閎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於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擐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於常維士之良
文武錯見以傳其眞

墓誌 原第九十五卷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

宋法

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即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駘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

追辭

閫閤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裘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

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結構精警人知其調逸不知其法嚴也

人知後半文字議論伉慨直逼子長不知前半敘事駕馭已得龍門三昧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雋絕）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羇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提下只發明此句）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

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亾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旣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

本祭十二郎文而以傳不傳宛轉呻痛

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為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邪痛其有已邪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邪

眞至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酉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於海匆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即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與國之年也卒於

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其以十月葬君某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爲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矜貴此等文非荆公不能作

墓誌 原第九十七卷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十月某日葬眞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

誌劉公亦用富范二公生色

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為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為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為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為

帶見

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幷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

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斂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斂。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阸。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荊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荊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汝。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

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迍邅流落摧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彼負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啬之从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劉君能吏又受知於兩大賢而仕路不遂以常調終憤惜之至

墓誌　原第九十八卷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諲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遠許王於先

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撿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眞州之揚子

只指二端便覺大有建白此立言之善也

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強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爲之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牐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眞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

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抗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強能吾嬴吾與之爲抗嬴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嬴於強以窒於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墓誌銘歐王多用感慨取勝然歐以婉轉王以峭塹各足動人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亾治亂成敗所繫。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

欷 歔

茅鹿門云變調

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彌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錫訂君實

一悲一解吳君尚有知也可以無恨

敘婦德幾無
遺矣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維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

之黨若巖上然琢于慈琢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淚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順愉愉教寫弗行婦妾乘夫邇爲亢厲勵之顓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婿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

不信。來監於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至余君諱楚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

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合然一時文人多
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筮葬母瘞銘斯石子閩余姓母氏惟陳煢
煢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序母子相泣處哀響淒節使人淚下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閉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

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迥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蕚跗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刲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法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遜飾妾御進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已子娶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

男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閶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誌節婦如此可稱大方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僊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獮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

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
紉澣濯饎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
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葢將日顯矣而夫人不
及其顯祿嗚呼豈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聰兮紛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
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巖葬祔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鑿巖